郭襄靖公遺集

郭襄靖公遺集卷之二十三

莆中　郭應聘君賓著
年友漳浦朱天球君玉編
門人泰和郭子章相奎訂
門人晉江王任重尹卿校
不肖男良翰　梓

書翰　廣西巡撫

柬陳我渡

吾閩雖居濵海代不乏才即三歲計偕釋褐視名

藩不相上下迺一時仕路落落如晨星其或以敘遷者非置之閒曹則投之荒徼何閩人獨見薄當道一至此極適閱邸報以兄丈

當朝儀羽至爲論者所侵使人扼腕頓足長嘆而不可止也夫以兄丈之行誼才猷志節聞望海内士無問識不識咸知推轂斯人者獨爾朦瞶不聞耶美玉琱磨益光何足以損不謂清明之時顛倒白黑有此公道謂何世道謂何不惟爲善者懼而跡庸如弟更何能自淑以免諸唇吻耶總之吾人所

可自盡者此心所可對天地質鬼神者此心區區譽毀之言視之如蒼蠅過耳曾足以介吾意兄丈達觀之早矣耿耿此懷何期握手一共披豁興言惆悵差官從蒼梧慶嶺報命恐遲卒卒附言不盡

東呂豫所

承差薑大祐回伏奉咢翰感悚交集竊念某生平踈拙無以受知諸明公濫叨茲轉秋毫皆門下造就惟是日夕兢兢何以自淑其後以仰酬教植萬一古田事體大定三鎮之力居多但原議每鎮出

兵二千土族因仍積套實不及三之一向承鈞諭

郎白之軍門行該道嚴督之而未有以應也茲已

移文再促矣桂林地方入秋以來晏然無警惟府

江與永賓之北三北五尚需經理耳容有以復於

門下也四都設州左江急務其詳具在疏中仰祈

昭重俯成尤地方之厚幸也㦖甚㦖甚

柬殷石汀制府

近據府江道查覃鳳等所報兵至脩仁界上者僅

千人尚未卜實數幾何草率舉事恐非全勝之算

則罷之未爲不是也計高明亮察之矣三鎮之立
實係永寧安危當時大旅一班殘徒滿萬若非此
兵而用募卒守之烏合之衆緩則坐食急則奔逃
未知地方今作何狀門下排羣議而獨主是策嘗
竊爲西人百年長計顧此時旁觀者皆非當日與
事之人意見偶殊或有從而私議者該道之意亦
稍動搖至今田土處分尚未妥帖安能使諸土族
專心一志爲吾保固封疆哉天下事當計利害輕
重獞之畏狼狼之足以制獞人人知之矣即稍稍

誅求亦狼子常態遽欲轉移是因噎廢食也可乎
分田制里業已時促之矣倘借威嚴更加督責則
事體人情尤恊於一地方所利頼豈淺鮮哉倭情
緩急省下絕無所聞差人往梧肇者無慮數四未
有一報近行丁山親詣陸川防禦適聞先已奉檄
當自無虞尤幸
柬陳我渡
冬月解官回草率裁報時方聞兄丈以全致毀竊
意

廟堂之上公論大明自當爲宗社生靈保全賢哲無
何閱報知有待勘之行及見萋菲浮言無一指據
事之拂天道昧人心一至此極安得不令人扼腕
長吁自老親下逮穉子黯然纍日粵西人士亦靡
不相對咨嗟人情可知矣顧兄文才猷風節中外
共推白日青天豈尺霧所能少障雖欲自悶其經
綸必不可得道之將行臧氏子何能與哉弟菲才
濫竽重寄迂疎淺陋於世故人情茫然無所覩識
惟有不負雅教不棄平生是所兢兢夙夜焉爾顓

此馳候臨風不任延結

東殷石汀

桂憲長自端州回恭詢台候清嘉甚愜懸仰聞從化首賊悉已成擒餘黨計皆就撫以生之愚此時新縣城池所宜亟立令縣官將已撫殘徒安插耕種編戸立甲薄賦輕徭是馴服之一道也不然去一酋復起一酋地方底定未可期矣惟裁酌何如倭奴焚舟陸遁勢必窮促聞張總戎已奏功不審果否佇聽佇聽

又柬石汀

昨奉教知官兵連破倭奴喜甚喜甚三鎮之說出於一二閒談非見之行事也聘懼其揺惑人心已極力排之業且發旗牌督門叅將唐知州處分田土而桐木鎮巳報完矣嚴命再申衆益悚服無煩台慮可也鹽船適報至此時雨水漸多盤剝不甚費力但民鹽尚多價頗平巳諭府官定價大率八錢五分至八錢極矣承差自京回鄉先生來書有惓惓及府江事者右江二道亦切以三五爲言則

向所奉告門下者必不可已二方相繼而舉須半古田之力方可有成土兵近已疲甚必東省不調始得專力於此惟裁教之

又柬石汀

差役自五羊回奉二月十八日手教知殘倭未殄官兵追擊不力過煩盛念聞之均用怏然適夏僉憲至云續有捷報想妖氛已蕩掃矣則又劇喜蓋休戚共念非强情也永寧獞情向得之道条所報卽以奉聞徐訪之右江道条及唐知州則糾黨

詭殊屬無據其軍兵被傷一二者皆由此輩擾害至極激之使然即該道亦不之知也茲已訪其尤者數輩將執而重治之庶其杜釁於未萌云三鎮田土仰仗威嚴處分已定諸獞將有事於耕作雖未革心目前或免他患叅將衙門未建該道揭稟及詢之與論僉謂宜設在下六里十三村地方控制最便業已行司議詳矣幸惟裁教彫灘諸蠻先出與我兵格鬬間爲鳥銃所中又發鎮安兵三百以往今退却矣

靖江世子性頗嚴靜人有蓋愆之望諸宗此時稍稍歛戢但近有經諭者手刄其堂姪邦儁亦經訊之故智也奈何鹽政事適已咨瀆南明公倘借重一達則所司之奉行當益謹矣桂林續造鹽船已二十隻下水計須三月之末可報完也

柬殷克齋

久睽教範時切傾瞻頃者肅楮馳賀計已徹台鑒矣貴省地方仰賴訏謨四境頗靖視往歲大不同聘以淺劣藉逭愆尤何者非德庇所及也顧民貧

役重閭里尚多愁嘆之聲卽極力撙裁無能蘇息奈何向大征後督糧柴君有委官清勘田土之議諸公業已允行但原議之意重在追究沒占諸弊故鄉民初懷疑憚近稍爲之調停明示已往糧差子粒及影射罪名悉不追究人情始帖然樂從此舉竣則賦役稍均民瘼其少甦一二乎

東張鶴樓少司馬

貴省地方冬春以來幸無他警溥劣藉是少逭罪戾惟是夷情叵測雖經大創未卽革心時或聲言

糾黨爲報復計當事者日勵士馬未嘗一日弛防廼永寧兵憲適以憂歸不獲已以右江守道代之矣地方所尤有可憂者役重賦繁小民日就窮蹙欲思所以休養之其道無繇去夏大征之後督糧柴君有清勘田土之議諸公業已允行但原議之意重於追究影射故一時人懷畏心頃顧爲之調停期在清其將來其已往子粒糧差罪名悉置不問人心翕然樂從此舉竣則賦役稍均疲困細民或者少蘇一二乎不審桂林所已試者可行之柳

慶諸邑否高明為桑梓之憂久矣惟不吝指教

柬殷克齋

久遡台光無日不傾嚮左右使至伏承翰示奬掖惓惓自惟淺劣卽不惜捐糜何以終副督勵雅意媿感殊切海邦徼福仰被鴻慈讀下郡邑諸檄所以加惠黔黎者蓋無遺巨細矣生叨德庇最厚其私切忻戴尤何容言臨桂廂里之累已非一日生欲為之調停節縮亦非一日矣故自受事以來日與所司所講求規畫者惟蘇息疲民是棘坊廂里

甲一切供辦諸苦次第蠲省悉如錢平崕侍御所刋布者行之矣惟防皂水夫等役僱直舊例至三四倍加收議徵價於官歲給之七兩二錢諸士民極口稱便爲石汀公嫌其類於一條鞭法駁回郡牒尚未果行要之此法終不可罷也苟可以盡鄙心必不敢不竭駑鈍以孤民望況有門下之明誨乎願終教之厚幸厚幸

柬俞虛江

僕與公同產於閩宅厚抱眞此心一也與公同事

於粵愛國憂民此志一也惟是非庸蹇薄無所比數於時廼公不以為不才所以指誨者備至蓋先後公九載于茲矣何可忘何可忘江干別後顯然累日緬思握手之舊可易能耶從事自五羊回承手教數紙惠念惓惓感仰之私于焉倍切竊計旌旆已久達宜黃矣天祚

宗社二華公道體清寧得與公朝夕從容經畧北邉

大計樹億萬年不拔之勲固海内士所拭目忻覩者也鄙人沐教愛之素者不假言矣春來粵地頗

靖淺劣藉是少逭愆戾公之所以遺我者豈其微哉但黃及泉君近以憂歸永寧城又有失火之變未見昇平景象爲之奈何人便卒卒不盡耿曲

柬李明谷按史

右江地方事該道已具詳矣諸蠻往日罪狀已不容誅不謂今猶縱恣乃爾誠非設約固要所能終柔服也但所議徵調頗繁餉需甚廣尚須就中一酌處之昨劉憲副亦有揭稟府江之事必不容已則先後二舉爲費將半於古田矣恐

廟堂之上不免駭聽奈何鄙意右江在衝道之旁不甚險遠未必如所議之久若府江叢崕密箐非遲之月日未易成功將來具題只縣陳二地當舉之故及徵兵集餉之畧其中時日淹速支費纖繁張弛伸縮是在臨事劑量似不必一一瀆請也惟裁敎適石汀公書示殘倭奔潰雷廉間恐流突博白北流諸地已申行戒備矣

又柬明谷

王叅將報警見獲一獞非甚無據所供上梁大屋

等村俱係富祿鎮崇良里地方向有牛商緝事被
害皆其附近之地該道訪之頗急且語人曰須不
時鵰一兩村方得帖服此輩懼而逃逃而思叛未
可知也乃五都之賊非有德無故爲人所糾殊不
可解誠有之則該地方之責其可逭乎變以此意
切責該叅矣仰仗威稜當無連合之理顧生以薄
劣肩兹重寄未見一快心景象懍懍焉靡有寧居
不知可復伸眉於後否昨唐知州揭稟叅將衙門
委應立於富豪橋以農事方興建署未便議於裀

木鎭公館中暫駐彈壓俟初秋興工業已允行矣

與劉仁山憲副

府江之事三峒爲易兩岸爲難三峒之險易人所常知兩岸之淺深人不及見又荔浦平樂士民田地多在三峒以故言征剿者必以三峒首稱若以天理人情論之三峒前此固多惡跡自告撫之後一二年間陰逆陽順尚未敢顯然抗我官兵而彪灘前歲執指揮胡潮等官龍頭磯去歲殺土舍岑文等近又各糾黨衆衝營傷兵其罪狀似不可宥

去歲兵部勘合盖亦此若舍此而專事三峒心殊未安萬一旣處三峒之後兩岸猶肆猖狂其將何以處之望與董帥留神酌議須不失此本意亦可以少豁近日之憤也近都下一二士夫惓惓以府江爲言昨蒼梧道亦云

廟堂之上亦切切在此盖兩岸三峒均之爲府江也以爲此係兩廣咽喉盖其意皆在兩岸而不知三峒也必不得已稍渾融言之何如

柬殷石汀

府江右江地方在各道呈議俱切但府江襟喉之地猖獗尤甚必在所當先者其他巢峒苟可懷柔分别似不必窮誅可也今姑具用兵之畧以請盡此數月督行道叅悉心料理不得已而後並處之或舉此遺彼或先此後彼進止淹速皆難以預設而先圖若便宜之請爲是故耳自揣生平拙劣於廟廊諸老無一日之雅近辱惠書類多奬借至四都悚遠諸疏慨然允行本之皆嘘引之賜也敢忘大德昨百戸李椿自永寧出細詢之六里諸獞無

異志者只鴨綠村殘獞數家皆黃姓因殺牛商事覺懼而遠逃其田唐知州以之給兵授合右江或即此輩也王叅將入省亦報五都諸獞俱聽諭寢謀矣併告

柬內閣本兵

頃者差役回辱枉敎四都懐遠諸疏復荷俞綸門下所以軫念邉疆無情淺劣者至矣顧某本非才不諳軍旅大計濫役玆方竊覩大憝既清餘氛自戢得以安常藉順專志拊摩仰副

廟堂休養黎元至意迺府江右江諸寇稔惡有年終非招懷所能柔服不一大創則水陸之梗未有寧時即已就羈縻者恐懷叵測非所以保成功圖長治也前撫臺之積慮久矣以大旅方班歲苦再役姑少需之耳其在今日勢難竟已偷幸自佚以重民艱聘所不敢亦不忍也茲具疏上請伏乞指授

地方幸甚

柬殷石汀

三鎮之事當時翁主裁於上聘實贊而成之而始

終任其事者王帥世科也今生身當其責乃不能堅持初議不惟誤地方其爲自誤甚矣況有明旨在其孰敢違乎又孰敢無故發大難之端而重有所請乎自奉翁批行之後呶呶之口已久息矣王帥向爲明谷公所不滿聘稍爲解之正月間曾與面議揭達本兵暫停推陞以完地方之事慨然許可謂渠必無他意乃臨行時猶有未釋然者其人立心操行本不無可議但遇事擔當夷情諳練將來有事右江不可無此人也借重鼎言一爲拯

撫地方之受賜厚矣非生一人之私也

柬殷石汀　李明谷

承差董大祐回承手教甚感念八日連接永寧道

兩報云融縣寨賊糾柳州八寨等處賊以萬計攻

圍富祿鎮其勢頗急前者王參所報及獲賊所供

誠不虛也當即行該道參嚴督官兵策應并行王

參率見在防守兵赴融縣調度及責三州出兵應

援矣此賊多係五都非八寨也夷情之難測一至

於此省下既無總兵而撫夷道又將東往潯爾淺

劣肩此重大之任如何如何省城已量發鎮安戍守及摽兵聽該道調用矣

柬李明谷

上油都早諸賊為柳融之患非一日矣距富祿鎮僅數里之隔耳與近鎮諸獞非族則親故一糾而應至千人其勢不為不大矣諸猺之向背地方之安危實係此舉幸而官兵敵退雖所斬馘僅二十五功而彼醜奔潰失勢足以伸兵威而寒賊膽矣若非仰藉威庇不幾於毀成功乎思之可為長嘆

顧官兵方集使乘勝追擊一大挫之從而撫處安插尤爲得策適門窯慮不出此輙散而歸雖有省兵之發柳兵之調皆置之無用矣粤將之臨事鮮謀大率類此鎮兵雖少甚強此行甚頼之不然恐長驅不可測矣益知鎮兵之不可少也該鎮兵獞田土巳行道州再爲處分矣

又柬明谷

富祿之警細訪之内寇則上梁大屋鴨綠等村殘獞外寇則上油都早諸峒及馬平之五都也而夜

間私送酒飯則六里諸村多有之盖觀望之者衆
也大都復仇之心奪田之意兼而有之萬一不支
羣起而應殊不可測幸爾敗衄此謀或可寢矣顧
吾之防不容不加慎耳省兵以乏食故發回餘黨
暫行金策輩撫處俟徐圖之獞人飢窘委甚屢行
該道酌處以爲必不能賑茲惟多運米石入州使
價不騰貴亦少示均濟之意也永寧舊城誠不如
另卜爲善當事者又是一見故力言大宅村地不
如舊基今擬令知地理者再一往看之農事方殷

恐需新道至而後可舉也王㕘初二日往甌縣追賊已無及矣撫處事尚可責成之三鎮守兵已嚴行三州責其補足每鎮得勁兵千人則地方之守始固但一鎮散兵總之給田萬畝卽人得十畝僅足自食不足以贍妻子而兵之心不安況所云五畝者乎欲增給之則糧愈不堪而仇鎮兵之意愈不可解事之難處尤莫有甚於此者黄憲副至有減鎮兵責寶六百之議毋亦以此之故與議者謂必三鎮安而後永寧可安誠不能不爲之深長慮

也如何

與夏見吾僉憲

茲得共事一方誠淺劣之大幸也承教練兵之議所費不多所益甚厚計督按二公無不允行矣教練責之武弁而稽督全在兵道是在公加之意耳聞蒼梧苦於賀縣峒猺懷集苦於連州山寇使有精兵滿千益以各縣守卒則寇至即可用以防捕當不至縱橫如入無人之境也何如

東李明谷

府江阻山濵水巖險過於古田而毒矢無虛發又此猺所擅爲技者故其事體甚重尤甚難數年來當事者易之而屢試之卒無有少得志者是誠有懍懍之懷焉高明幸終敎之

與王參戎世科

來報斬獲功級雖云不多并富祿桐木總計之共三十二功亦足以伸兵威而寒賊膽矣但古田殘獞固爲可恨而上油五都諸賊無故爲人所糾其罪尤不可宥也的係何寨何徒想查訪已明矣三

州兵既調想必有出即東蘭南丹未出而那地必
不肯坐視不顧若目下到時可乘銳稍鵰一兩處
否其不出者用暫止之否幸速見教以憑發牌聽
道叅便宜行之也毋遲毋遲蕭紳文書已批左江
道矣此輩亦古說客之流可禮以御之優以處之
若徒驅以威勢則將飄然一幕所如矣彼何所利
而為此耶八寨事望與兵道設法撫諭必不得已
官為量處一二仍責彼六七庶可驗其誠服與否
不然久之亦至於不可羈縻矣留意留意向所云

云三五等處者須十分秘密若機一洩則不惟不能成功反至不可收拾矣查訪已定時作何處分幸一一親筆開示催兵官舍何時可發并問

與沈玉陽憲副

八寨得就羈縻固云幸矣輸糧之說正以驗其誠服與否耳須令蕭紳董委曲開諭看其究竟何如萬不得已官處其一彼處其二猶庶幾不失初意不然益示之弱恐將至於不可羈縻矣蕭紳等雖日給口糧而跋涉往來不得一夫一馬之力彼何

所利而為此耶千總名色何足為榮顧肯勞筋骨費口舌冒不測之險受不美之名為公家用耶優養一二人以安地方視養兵剿賊之費孰輕孰重當自能辨之彼盖古說士之流以禮馭之不徒以官臨之斯可安其心得其力矣即日給一馬事以二卒每出入給之數金以為進寨人情之需亦不為過也惟加意焉

東呂豫所

王閫回辱寵械之及感戢感戢貴省地方春來安

帖諸醜無敢有侵軼者惟古田之崇良里三四村殘獞向因剽刦牛商事覺該道緝之稍急輙逃糾柳州之五都上油諸賊聚至千餘徒圍攻富祿鎮爲奪田計所幸我兵奮敵斬馘幾六十人賊始遁散聽撫諸獞稍稍寒心夷情之叵測有如此業已爲之招輯處分且益鎮兵以嚴其守矣向非仰仗庇休萬一不支連合嚮應能不大有足慮乎念之惕然地方之事近已有請

廟堂諒必亟允此舉誠不容已也葢威必常伸然後

信可常立即禮義之族且然而况豺虎異類乎門下何以教之

柬殷石汀

四月之晦明谷道長差官回得手教仰荷垂念感甚感甚糾黨之說緣右江守道逆其爲詐遂起羣疑以今觀之信夫疑不可蓄也王祭心事雖不爲人所滿要之駕馭土夷擔當事變其人似不可少者常安桐木二鎮兵獞田俱耕播惟富祿遇警之後秧苗樑壞兵獞多不及種而兵田尤荒亦緣當

事者督之弗早故爾奈何羅汞山托病延回屢促不至業已行文右江道參切責羅忠輔暫革冠帶俟催羅汞山及添兵至鎮方與議復也細訪三鎮事情兵心未甚固獞心未甚安地方之防未可一日懈也蓋各鎮之心旣欲各里不設里長又欲各里田糧盡屬管收且操生殺之柄而後爲快而各獞之心則皆反是憤其得田苦其作威憚其徵糧供役卽目前強從而懷仇伺釁之心未嘗已也善後之難信然哉爲今之計惟有嚴催三鎮增兵使

其勢益壯其防益固庶幾寢謀杜患久而歸於安帖矣惟借威嚴均一催督至懞秋舉之兵併請旗牌早調尤望尤望

柬柴定宇

追從甫一載而至教真愛沾被特深展別倥偬邑邑何已每薰風皓月未嘗不動故人之思也劉寀牘來拜華刺之辱知榮蒞且久楊芳飛采又已騰播西江矣開府之命匪朝伊夕獨慚荒僻無由椄奉清塵奈何僕以菲庸濫竽重寄夷情叵測日懍

懍焉靡有寧居蒿目蓬心益增離索之感明德不棄幸終教之

柬殷石汀

府江事體向謀之諸人謂三峒兩岸聲相倚擊此遁彼欲量調土兵出其不意鵰之只可施於三峒而不可施於兩岸只可羈縻於一時而不可固結於後日況三峒亦未易鵰者以聘所覩記吳副使鵰三峒無功許副使雕三峒失制應副使鵰三峒得失相半非俞帥以虛聲至亦幾於不可收拾故

劉君不得已有並取之說蓋槩言之耳聘亦深懼其難也密責錢董二帥細加採訪或兩岸與三峒並舉或止舉下峒而並及兩岸或止舉三峒而姑置两岸或两岸三峒俱以鵰法行之聽其酌議停妥方敢定計疏中便宜之請正此之故耳所以不得不題者以兵餉所關且以府江之事原有勘合未繳也今幸鄭君已到彼中機宜悉以付之倘府江可以薄處則以其尚銳之力而從事右江擿處壯三壯五及近日助惡五都上油思晉諸巢亦討

之得者也翁方勞神東事聘苟可以竭心力者不敢一一瑣聒蓋此舉原出翁意惟生知翁之心亦恃翁知聘之心也附白不盡

復沈憲副

富祿之警實係地方安危幸而截殺五十六徒少足以伸國威而寒賊膽仰賴多矣此事果與八寨無干乃諸賊藉口以駕禍耳三五之事幸速曉諭以安其心恐府江用事之後勢難大舉但得摘其尤劇及近日助惡者順而撲之庶於事體尤便速

與王条密切計議先一見教何如蕭紳近日果赴兩廣軍門云共三有縛獻韋明甫意果爾得了此一酋亦一便也已屢行左江道促其來矣幸再催之仍令其赴省一面議可也此復

復李紹亭少条

來教兵食諸事深感留心但募兵散於各堡既不能時時操練又不能時時查點千百戶等官有志向者幾人久之終歸於虛冒此古人兵忌太分之意也廣西生長將官絕無才畧惟欲到處設堡桂

林往年之弊正坐此故每遇賊出則互相推諉無一得力將官束手無策不得已虛張賊勢以欺上人可恨甚矣故議者重團練之法以其聚而便於擊賊也無所不備則無所不遵徒費糧餉耳幸細籌之軍兵口糧知彼中方飢當一濟之但既有定議通詳批允若復議給恐起無厭之求已批司酌處矣各兵口糧或稍減工食之數以米代之惟各軍為難處之草復

東江心源

喜聞總憲新命計開府之推匪朝伊夕此時嶺海寧戢固亂極思治之秋也第聞會省告飢道有流殍此廣中數十載所未聞者不能不重為惻惻竊謂濟荒之法在隣境固不宜遏糴在本境尤不宜限糴價限則販者愈稀而食愈不足雖以濟之實病之也何如

柬殷石汀

明谷道長謁歸甚切托二道懇為代題業已具行懷野道長初八日交代擬十八日入省矣永寧道

仍屬之韙君蓋
廟堂重地方尤重門下之請也豫所公復書云渠見
銓老請用其副者答曰既經首舉自合依從副者
即當需次也審爾則陳子亦不遠矣永寧地方仰
仗威靈此時頗定原叛者止三四小村可三十餘
家今下梁村已撫回復業其餘則曰無踪隨訪之
截殺共五十八功大都此流逋輩也助惡者畏管
諸獞爲多上油次之五都又次之他日順兵此輩
似不可宥也兵獞田土據道衆回報俱已耕種即

富祿鎮荒亦不多惟騷擾之害雖痛懲之猶未盡
革狼子固不足責而募兵亦且犯之必有專道有
專志庶可杜此釁端龔君搏擊之能雖未見而揣
循之意頗勤若得早至地方或可省事如門帥輩
日請添堡增兵而已奈何粵將無他才畧不能駕
御不能捍禦又不能撫摩惟欲於賊行之路處處
設備兵分而勢益薄況不費之餉將何所取給哉
倘有申文至望一批督之何如各州土兵狃於積
習必三調而後出必借重督府官舍而後奉令惟

勤吏祈早賜催促尤懇聞東省甚飢道有餓莩大爲惻然西省春間米價亦驟湧幸二麥極熟爲之稍平道府先有禁示續已弛禁矣但南潯諸郡昨歲皆歉終是出米不廣耳竊謂濟荒之法在隣境固不宜遏糴在本境尤不宜限糴價一限則販者愈少而食愈不足雖以濟之實病之也憶廣州五月初有新穀計此時亦足食矣附佈

復鄭壺陽憲副

承教府江事體大勢已在目中矣昨詢之錢閫云

仙廻峒諸猺亦在議中以僕計之仙廻一向歸順聽岑武管束自岑武故後稍懷異心間助附近各灘强索鹽米其實未嘗公然爲惡也此峒切近[illegible]平徒黨亦衆三年前議征府江以此爲嚮導近來將官輩利其成功之易輒欲並取若我輩存心所謂不得已而爲之者此夥似可已也錢閫云若此夥不剿可省一哨不知的否幸一酌示道里險夷最爲緊要董閫住彼經年縱不盡知亦當稍知其槩矣此將志頗銳才亦可用但失之易敵涉於輕

信且恐役人易於泄漏事機不可不切切諭之僕

意廣東陳明洲一起賊勢甚大爲三廣之害而平

樂之賀縣梧州之懷集尤爲切近之災將來舉事

只聲言爲此之故庶可稍掩彼之不備也何如想

不日入省矣俟面盡一

復戚南塘總戎

惟公作鎭閩服瀚海澄波入綜薊門邊陲息警蓋

在南則南重在北則北重懋畧忠猷不才所服聞

傾嚮舊矣頃者粤鎭久虛竊擬枉重旌旄爲嶺海

樹無前之烈以胡君守仁次之議者謂壯門鎖鑰非公不可而胡方有命入浙徵兵廼遂從他請百粵民夷無由承節制望風稜不才請益素心亦徒付之夢寐飢渴而已如觖望何使旋斾復不盡

柬方懷磔

丁卯抵舍載㨾清芬無何道旆壯遊僕亦促裝西發遂成分索卽欲致以牋素其道無繇也廼足下不我遐遺損書及之展對佳刻恍然在瓊林玉樹中塵惑一袪徒曰篋笥之光已耶至星戚公一律

尤有感於僕射拾遺之語大將軍好禮下士風流
遠過嚴公而詩名蘇思執事於拾遺無多讓矣顧
劍外滯留本於干戈阻絶之故渭水秦山之感有
餘情焉今閩海息氛壺蘭如舊步月看雲執事者
形之味觴亦屢矣而南轅未戒得毋眈燕齊之勝
忘桑梓之思耶嘗記拾遺泛舟諸作以稱子從而
仰無所顧一枝栖息強可自安每舍弟書來道及
壽堂倚門之懷抱孫之望僕又未嘗不邑邑竊嘆
足下所處尤有難於拾遺也僕愛足下以德輙吐

肝腑如此劉丞事已聞教矣丞父孝足下念之欲
假丞歸以安乃父心尊公孝行名於縉紳今惟壽
堂在僕之願足下亟歸事不同其意同也足下亮
之否

東俞虛江

頃閲邸報知節旄改鎮吾閩蓋時方有東倭之警
聲勢甚張
聖明嘉念海邦以公負老成之畧兼桑梓之憂所以
措八郡於衽席之安者當無所不極其慮也汛防

之後恐閩席非公所睃矣粵西地方仗公餘威四郊無恐惟永寧富祿近鎮數村殘徒逃倚于外糾黏縣之思管柳城之上油馬平之五都諸獞不下千人於三月終劉圖設鎮亭桐木鎮兵應援之速斬獲二十五人既檄諸路官兵遏其逃歸又截殺三十三人賊始狼狽逃竄其諸觀望之徒稍就帖服此舉所係甚重非賴庇及地方之安危未可期也顧犬羊之性尚未可測不敢一日弛防善後之難信然哉秋冬間擬有事地方西垣公計交代已

久幸爲一促早赴視事鄙劣藉以息肩荷公之賜尤厚矣

東殷石汀

連日迭承翰示痛處勾引以震懾將來誠制禦之上計也其時業屢行之矣顧倡惡之徒原止二三十家訪聞被殺已多其餘悉皆逋去彼時官兵方集若一窮追足示大創迺門祭藉口妨農輙自回州及稍後則逋者逾遠而所撫回者固多脅從之徒也該道該州亦再三爲言故輙止之大都此時

惟有責成三州添兵以守則異謀當自寢矣然州兵之所不足者固其常態亦以志之不固也昨李少參入省極言分隸一事中多窒礙蓋三鎮之心必欲如土官之例猺獞一聽管束錢糧盡屬徵收而後為快欲狥之則獞心不安且與翁原行里長徵解之文相背故道叅尚爾依違而兵獞之心終未協一也以聘之愚旣欲藉狼之力必當有以固狼之心卽與原文稍有錯綜期在事體畫一地方寧妥而巳區區六里糧稅總無幾何惟為定其經

制握其要機使糧固屬鎮而必統於州鎮固制獞而亦不得過取於獞斯得之矣但目下署事之官雖有此意此言亦竟不肯直任必待新道至始終一人擔當之則無牴牾之患是亦一道也已差人守催龔君矣百凡仍乞裁教

柬殷克齋

迭奉翰教感刻感刻富祿之警頃已奉報仰仗寵靈各路官兵俘斬共五十八人一時諸獞爲震慴境內肅然無事痛定思痛向非門下宏猷立鎮也

守萬一嚮應長驅其患詎可測哉善後之難信然也府江近雖稍戢但前冬去春有虜指揮殺千戶土舍之事

廟堂屢以爲念呂豫所公亦時時示及問罪之師似不容已盖兩粤咽喉之地與諸路又不同也嚮亦尋敬齊故事大都撫賞之意居多要之賞日益而賊日驕可以示羈縻終非所以論控制也何如李總戎得代已久秋間有事府江倚仗甚切敢祈一促遄發西轅非惟地方之幸生尤有厚幸矣

柬內閣吏兵二部

永寧兵備頃荷俯從所議所以軫念地方者意甚篤也邊陲何幸某何幸永寧諸獞昨歲雖經討平然頑梗之徒懷讐伺釁非一日矣富祿之警固履霜堅冰之漸也若非仰藉寵靈不一示創則望風嚮應其患詎可測哉題知之疏以事干夷情不敢隱蔽非敢爲將士言功也伏惟亮察府江之舉計已得請但土州官兵界於雲貴交南遠逾一二月之程不能卒集故事必三調必秋成後始出故征

剿往往在於冬間也恐屢

廟堂之慮先此奉白不勝悚越之至

東呂豫所　蔣松屏　莫豫吾

求寧兵備

廟堂俯從所議所以軫念地方者意甚篤也敢不知德求寧諸獞向雖蕩定然兇頑之輩懷仇伺釁非一日矣富祿之圍固履霜堅冰之漸也若非仰仗寵靈不一示創其患詎可測哉痛定思痛信夫善後之難也此事初不敢以聞蓋恐不諒者以聘有

喜功之心故爾頃見邸報科中追論貴陽往事責之甚備又恐坐隱蔽之罪輙此題知大都兩廣盜情與他省不同其勢有不能一一瀆聞者貴省以目前言之稱曰極靖桂林四郊以及興靈義永諸邑犬不夜吠自柳州經古田至省獨行無虞理定江道孤舟夜泊即府江近亦無事惟前冬去春有虜掠樺千戶殺土舍之罪伐木之兵亦被衝傷一二問罪之師必不可已盖兩廣咽喉之地與別路又有不同也會題計此時已得允矣但兩岸三峒

周遭千里山溪險甚而諸猺又擅毒矢之技諸將
吏皆難之生深有懔懔之懷焉各土州界於雲貴
交南離省有一二月之程者徵調未易卒集故事
必三思調必秋成後始出且以因糧於敵故征進
往往在冬間也恐歷
廟堂之慮均祈預達
與鄭憲副
近徵兵疏入科中有所建白無非責成愼重爲萬
全之圖

廟廊諸老極力主持楊虞坡公來書督之尤切書云
府江右江之賊决當剿除其覆科疏曰詞雖少異
意實相成誠確論也陳幼溪書亦云云以今計之
事在必爲然不可易爲須十分慎重爲必勝之計
向者承教西喃十八村既在納糧其不可剿必矣
仙廻切近昭平未嘗顯然爲惡前之議者欲攻兩
岸必以仙廻爲導方可得其險易况可遽剿之乎
前此若非仙廻則永安两岸之賊日擾昭平昭平
且不可守矣大都將官輩擇其近易者爲之又無

後一着之慮我輩則不得已而爲之且長慮郤顧恐一不可勝反爲昭平之患不如不爲之愈也原議哨册開一大哨進剿府江两岸仙廻等處及査分枝無仙廻村名豈偶遺之耶或誤開仙廻二字在册而實未嘗議剿之耶減一處則省一事萬宜斟酌與陳守梁尹家圖之毋專諉之彼人也細査哨册枝派太多統領不便從古分哨未有若是之繁瑣也蓋大兵一進劄中軍營於要地然後分頭搜捕有分有合方便調度應援若太分則勢愈薄

卒有衝突豈一小枝之力所能制之且原議小哨
進兵如小結灘巴江黄牛冲等處皆甚險遠進兵
尤難或謂進兵俱應陸路從後包來各灘冲只宜
守把不宜進兵必不得已上古摺中古摺二巢改
由思勤江進槐灘堡登岸仍宜於槐灘堡立大營
搜剿爲便此出偶聞不可據以爲是須細訪之董
龍在府江經年險夷虚實至今茫無定見惟欲分
哨爲自便之計殊不知各認一哨則王參隔遠孰
爲圖之若欲分時董其能出兩岸之外哉并以此

意一切諭之石汀公屢書云公在府江不出三月景象自別葢知公之深期公之至者也但此公尚未有移鎮消息公卽欲往見侯王錢二參卽日來府江將各項事宜面議停妥通行詳報而後可行不然一往回旬月諸將不及約議將來諸事不免差池非計也諸惟加意

東崇定宇

嚮藩司吏行草率裁候王都司來拜領教之辱恍然如對話言顧大德高情過自撝抑如許則令人

惶汗甚矣僕駑拙庶無他能惟一念服善之心出於肝腑海內交遊若門下與劉仁山同鄉若陳我渡吳小江數夫指不能再屈非敢謾也別後時與明谷道長過從語及門下平生之槩及閩中在事之畧渠未嘗不嘖嘖欽服報命之疏以兩廣督撫推轂髙明可以信相知之深也倘門下軫念舊遊不鄙荒僻制府之陟在旦暮間矣匪佞匪佞

柬殷石汀

昨大舉疏入科中有中沕慎重以圖萬全之說遂

意殊是迺

廟廊諸老極力主持楊虞坡公來書督之甚切覩其覆疏云詞雖稍異意實相成誠確論也顧徵兵五萬實僅得其半而疲弱又半之懸崖叢箐毒矢長矛誠有未可以易言者累與鄭府江私計得減一分即省事一分苟可以靖地方堅要約足矣黷殺倖功以干幽明之譴非不才所素為心者仰體大德知此心更惓切也

與方全州子及

約長事已先聞之而深責魏期之妄彼亦自伏其罪矣魏期見在犯事決不可留陳大吉行將斥去之矣要之巡道此舉亦大拂人情之甚者約長賢否不齊此其常也非甚壞法華之足矣遽從而笞辱之則有身家行止者皆不肯應而豪俠武斷者專之矣向分守嶺南時常舉行約保即舉貢監生發身者亦樂爲之蓋禮之優之將以勵衆庶也此君之舉動如此存心可知矣幸勿介意即不置之唇吻可也

東方篆石

西粵地方邇來稍輯顧鴟張豕突廼其恒性少有不戒則釁孽易萌夙夜兢兢未能一刻遑處祇自病耳秋間之舉大非得已蓋威不伸則信不立賞日吝餙日費而夷志日驕將來之事有不勝其可懼者不揣冒為之未卜底績何如耳令郎徵召之報必在昕夕郎無論治全德政清勤之役恵在于萬人載道口碑豈簿書期會之吏所能彷彿百一耶舊巡察薦剡想巳早聞新君相會亟加嘆羨本

之名實久孚非偶然也附復

東張鶴樓

王叅至得奉台函并示古田鉅作敘致典蔚可以轢古今矣至以謭劣謬承奬借之厚屬望之殷感悚倍切貴省地方視曩時景象大別但規繚充斥境土日侵門下所謂如古田者不暇悉數誠確論也聘嘗卽右江而言馬平非設附郭衆實遷江非在通衢其不為古田懷遠無幾也生自補外一十六年前後在粤西十有一載所觸目而激衷者非

一日矣迺今忝竊封疆之寄不能少伸國威紓民
難獨何心哉旋當斟量緩急相機圖之第恐不亮
者視爲偉功僥譽如淺夫所存則信乎當事之難
也兢兢夙夜徒切此心幸終教之
柬同鄉科道秦鷺坡　鄭謙山　蘇誠齋
久仰瞻企未遂摳承遠徼塵踪弗及一通起居之
問惟有嚮往而已閩人負性直諒孤特寡援一時
仕籍如晨星落落先輩嘗譬之道傍苦李有摧折
而無灌漑信然也幸茲執事翺翔霄漢儀羽當朝

德輝所照振海邦之微而昌大之固閩士所共傾
屬非獨區區戀慕之私也生以顓庸濫竽重寄勉
自鞭策惟無以伸國威紓民難是虞明德不鄙惠
我砭劑俾無貽桑梓之辱至懷

東般石汀

壯三壯五聞調兵懼甚壯三諸獲蕭紳已引數十
人出見該道會該道入省與縣官歃血而回又往
諭壯五矣大都亦可以羈縻惟中間有極惡數村
該道云必不容不處卽蕭紳在遷江稟霍僉憲亦

云云該道叅欲令𠕋地二州兵先出一順撲之盖
數村積惡尤劇又窩帯明府首賊故也府江原議
仙廻十八巢及西喃十八村共不下二千人已示
該道决在應免之數其餘巢寨該道與董師云决
須並舉方免江灘之患此舉本成翁舊冬之意而
促之早題者則明谷道長意也今已奉欽依且虞
坡諸老來書又惓切如許夫復何言廼一二迂談
專務唐虞之化令巡察惑於先入主於不殺其諭
諸將云曹彬下江南不戮一人遂使諸將心灰氣

阻在錢帥則苦其留在王董二帥則幸其去如地方之事何如士民之望何兩岸卽今跳梁昨夏蒼梧舟過猶爾呼躁射殺河船水手一名其鈎船掠貨無月無之三峒令雖稍戢然隆慶三年連破一十四堡攻圍荔浦縣十餘日殺傷兵民不計而龍磯出沒至今猶然此其罪可終置不問耶諸凡仰仗主持申諭文武各官益勵初心以終此役其得藉免辱吻受賜厚矣不任惓惓

敝郡自羅變之後憔悴極矣幸荷德星光照威惠兼施卽今野無夜呼民免菜色太平之象庶幾復覩矣惟是人文否厄太甚所以作新振發以少復文獻之舊者仰仗台慈信非淺鮮也譙樓爲一郡之觀又當南離之向舊制盡虛其下可遊可憩蓋有取於通明之義近聞悉砌以石誠爲堅久之圖或者謂其壓塞太厚疑於風水有防恐將來科第愈乏諸士人藉爲口實則又非門下創復之初圖矣無已則如廣州福州之制用二拱門何如萬惟

爲斯文加之意焉不勝願望

與沈憲副

來教知已至融縣矣靡室靡家獨勞王事鄙人之心殊不能安也義寧運塘各道路查報甚詳但義寧一路險甚且聞狑兵與三甲民及獞人有仇恐致驚擾如之奈何候撫夷道與總戎差人探訪的確方可定議也東界西界北界分投差人設法撫諭甚善但不知所差何人購擒之事懸望甚切蓋得內面有名者數人而後專事於淺近者即可

竢事矣倘得三面撫處既固用民狪諸色人等密
聞諸徭細小示以汝等負此殺官重罪
朝廷無置而不問之理必得獻出倡惡數人方可免
屠戮之患而又有重利以誘之似無不可爲者顧
必得有心計之人優之盤費始可成耳加意加意
易瓚朱應腸爲總戎與令田話備言白果諸獞盡
已聽招停妥將來若有一毫差池俱係彼二人之
責且云朱萬世亦進入三甲矣此言固未可信大
率此時用人稍稍有濟者即可就機用之毋令離

心反為吾事之梗也督府所許渊兵尚爾杳然恩
意將蒼梧操兵一千先期取來長安亦操兵一千
再得右江上林水南等兵一千可得為否聞彼之
防我甚堅恐亦未易圖也幸酌之湖兵渊兵督府
隻駁司詳不許調用湖兵既止渊兵亦止調二三
營矣未知實得幾何今欲於省城募兵二營練而
用之一時亦無應募必不得已抽取全灌興靈及
省城各堡打手計可得一營練之稍易也右江聞
上林有已練兵三百决當取用再於各營堡或水

南等兵湊作二營亦先期教練鳥銃狼筅旗可備一哨之用也長安兵已發把總往練矣若別有兵另發一把總於柳州練之何如李材决當留用彼且有前件未了雖欲離任未可得也倘得効有功勞則不惟前件與之開釋當從優錄無疑矣潯州船隻可就近一促之尤幸

與王叅戎

來揭知復回右江矣府江捷報原因督府屢書來約此中從湖廣徑行先題鄙人猶决意約候續因

懷遠兵退恐有參論之舉諸司力勸方爾徑發其
恩賚之有厚薄盖出
廟堂欲稍留不盡之意以重嶺東之溼典耳於奏報
之先後無與也乃以此之故不能釋然信乎知心
之難哉鄙人毋老子穉日惟福過災生之慮宦情
如水久矣而曰有意於功於名何視鄙人之淺也
可嘆可嘆撫購二事行之諄諄如聽之藐藐何若
果渠可購即罷兵息民亦無不可縱不可已則從
其淺且近者工夫易爲前件亦易了迺各官泄泄

然不以實意圖之使鄙人獨蒙好大之誚可乎東省湳兵既不肯允募兵二千不過烏合之徒耳總戎云若係廣兵決不堪用然則將何恃乎此本地之兵決不可不速加訓練以備一二哨之用也

與沈憲副

大梅陳朗猺老出見且願出兵助戰聞之甚喜但上猺籠七寨與郡鄧大巢尤爲逋藪不知皆在其中否果得併招及下而大田蘆一带皆無二心則賊勢孤而事體稍易矣都天絞舖此又易易事也

幸令李材速爲之聞朱應暘輩殊不堪用三甲殘
民甚怨之但此時姑羈絡之毋啓二心反爲賊作
耳目也義寧路險至今尚未有定論狳兵未卜何
如募兵亦不得多進縣址哨正在緊要似不可輕
通道一哨當由何路當用何兵并所謂九門林洞
者作何進兵均速查報適黄推官來極言融之士
民苦兵之甚有不願官府大舉之意且
廟廊來書切切於奇秘省便之圖事半功倍之計不
知大梅諸猺能做得此事否倘可賄而獲可撫而

定則猶可及止也何苦勞勞擾擾困此一方哉李
材若能爲之不患無破格之典矣萬萬加意船隻
水手派定縣分抽而用之庶臨期不致悮事可得
行否長安鎮練兵幸毋緩緩

柬王玉溪同知

來揭懷遠柳城各賊徒俱已安業甚幸甚幸洛容
有縣官到任則招徠處置當自不同城垣門禁自
前最爲緊要若此工未就殘民安敢遽回可嚴督
之帯志高兵恐徒托之空言即吳夢周亦未可信

此徒利在䄂年牛種工食及工食一停則迯散十之七八矣大都洛柳殘徒重在推誠撫處使有所檐保聯束即足無事若必以兵力制之則費而且難可常繼乎懐遠清理田糧當在秋成之後又當以寛爲主往事有可監也桂灘哨船之議已批行守巡道矣此一帶諸獞稍馴設兵太多餉需何措愚意將江口東江等驛水夫添用何如均惟留意

囑囑

東李山人

一别已數載清風明月時動山人之思顧戎務劻
勷閒問鈌馬久矣忽承來教兼拜佳作至於以征
蠻之師方之方召之烈則媿汗甚矣軍旅之事原
非鄙人所知不得已而冒爲之仰仗
明天子威德足以讋犬羊之膽藉手告成從茲之後
一意招懐已絕口戈鋋之業矣知鄙人之心者其
惟山人乎積苦兵間賤體衰甚蓴鱸之思恐不待
秋風起矣眞切眞切虛江已起右府僉書山人知
之否棲棲瘴土孰與大將軍並駕神京伸夙志於

二華大老之側乎頤山人擇之别諭云云則山人
將爲終焉之計大非虛江我渡諸公相托促歸之
意不敢奉教劉朝鳳忠於其主誠有足佳但鄙人
方爲多僕所累安能復納之乎惟情亮

與鄭憲副

六月中旬前後疊領手教兼屢承大作知十二日
已北發俱不及奉答感戀之私未嘗一日忘溽暑
長途令人益增繫念壽堂大令郎雖暫寓公署但[illegible]
夏僉事許太守在自無不加意僕亦屢託[illegible]

適夏僉憲來揭處置極其周詳毋煩過念公資俸已深淹抑太久此行大拜無疑僕會直指公以公并從野爲托渠云此皆係表表者何待言惟不才匏繫此中不知何時可以脫此樊絡此中人心喜亂多爲流妄之言至云撤兵之後尚有寇擾近郊及靈川被掠全州閉門之說至屢
廟堂之慮殊爲可恨數月以來遠近帖然乃造此不祥之語僕竊慮之幸諸老不爲訛言所惑而政府之意尤切至有粤之患不在盜賊而在人心不公

議論不定紀綱不立法度不行之說其意可知矣
僕歸念久切遲至于今者以向有師命未敢言去
耳適已具疏乞休實出真情偶按院聞之極力勸
阻又托三司再三相告且曰僕疏若發渠即具疏
保留僕不得已暫止不發然亦稍徐徐耳此意終
不可阻也不知
廟堂之上果無異議否聞承差人等怪李總戎薄賞
故妄傳地方事於諸鄉官以中之此則果有是情
僕已面詰一二矣彼其意雖爲總戎而發而不知

僕之均任其責也倘會諸老時爲一白之望望郎
召募淛兵雖曰增用餉費細訪此役若非淛兵亦
未必收功如此之全如此之速及善後如此之易
也可遂因走卒輩愛憎之口而使將士解體灰心
將來何以用人耶并以此意一告王憲副與許都
閫聞之僕疲薾甚矣東廣之事決非僕所能堪萬
一聞及此意望於豫老處切切懇免尤荷
東殷石汀
適報

聖上實天臣子之痛其曷能已

儲皇聞以六月六日登極　主少國疑如天下事何

聞故事進香有疏奉慰有疏稱賀有疏衙門新設無可依憑不知體式應如何應於何時舉行均乞不吝指示地方之事巡察君批該府江道詳文有滅此而後朝食之語則亦未嘗專事姑息也特恩曾國賢之事戒諸將妄殺而諸將遂過疑云云耳渠且牌行左右两江催兵速出則其意亦可知矣聘三催官舍亦目下即遣仍祈鈞令再三督促則

諸州奉命當益謹矣鹽船將到平樂惟商販鮮至究其所以則連州星子之私鹽甚賤官不禁之人爭趨之故也公移弃濟萬惟亟賜嚴禁尤荷

與胡廬山大叅

特煩遠出心甚不安知公爲地方生靈之念甚切不坐此爲疲也两岸諸徭不及千人積惡有素其當處不待言矣但所以糾結出没爲患江瀧者惟恃三峒及永安之榕峒山灣等賊其次則仙迴中如大陳大甲數村耳然仙迴尚稍知畏若三峒則

無年不招無招不出而爲患如故此一二年閩億
不爲官路之梗而潛出龍頭砚等冲殺士舍殺伐
木之兵則諸賊實爲禍首也况三年前破堡圍縣
據占版圖已數十年此其罪可終置不問耶石汀
公春間欲專事三峒意有在也不可負之惟聞上
峒中尚有一二爲惡未甚者倘可稍稍分別以示
不盡殺之意未爲不可若縣行曲撫目前縱可羈
縻旋復縱恣卽加兵两岸亦徒然矣两岸從來以
三峒爲歸不處三峒則两岸之賊盡逃其内官兵

徒撲空巢耳如後患何大都威不伸則恩不可施信不可立須痛處一番之後爲之立長編甲設墟建社而又開水陸之道復水陸之堡則漸以帖然地方可就寧矣若不假兵威而徒以言語化誨彼醜爲一時緩征之計非不唯唯聽命認納田糧終之無濟於地方之安危也惟加意萬萬平樂府見在倉糧幾何器械堪用者幾何併一查示

與胡雲屏大叅　鄭壺陽憲副

適撫夷道開到登答事宜中間區畫之詳思慮之

遠非實心任事不能及此但西岸下江徒黨不多
仙𢌞似不必用大哨止分一小哨用有才力指揮
一員領統進剿亦可又一枝由藤縣五屯永安進
剿中峒恐行太遠疲困不支且深入永安之地多
經惡賊村分一有阻截彼此兩不相顧況入上中
峒必經西南列口十八村村亦恐有驚擾之患也
下峒哨由荔浦最便何必由平樂府城樂山哨若
由陽朔渡江至平樂聞有高山一重最險大哨人
馬跋涉甚難且至平樂又須渡江此路亦似未穩

也又聞永安把截應應於峽口山灣二營荔浦把截應於平竹江嶺立營仍須莫大加雞冠等堡協同防遏陽朔應於茶溪口立營大率分哨等事在府江道當得其詳而兵行南隘等路在王參將當得其詳其他恐多出懸臆不可不細酌之均惟留意

與沈憲副　李少參

適王參來揭云各州官兵出有先後令其在柳州久候勢必掠取鄉村欲將先出之兵擇其精銳者先處右江應剿巢賊此雖非原題之意然爲地方

之謀似亦得之但須二道酌議停妥何村應行摘
剿星夜密報以憑發牌聽便宜行之大率只以十
日半月爲主不可持久以悮府江之事若應留一
二小州之兵以善其後此亦無妨也鄙人前後在
西粤十有餘年目觸右江傷殘愁慘之狀今任封
疆之寄安忍坐視而不爲一處顧一時諸公未能
周知地方苦情士民切望之意議論意見不能盡
同故爲此議緩其所可緩急其所不得不急焉耳
二道揭報須備陳其不容不處之狀庶免將來甲

可乙否之患也此係鵬剿之舉須十分秘密一毫不假吏書不露消息方可出其不意爲之若機一泄則徒勞用功矣

與沈憲副

承教十寨招撫已定即獎尚子弟若果有悔禍之意更得擔保之人即招之亦無不可但聞尚遯居在外久之恐合他黨起異謀不可不及早爲之李材先事之勞委不可泯向非分携諸黨兵進之時萬一四起而應亦未卜事體何如此固公督率之

功而冒險深入掉三寸之舌以羈縻千萬强猺之心非彼其孰能之雖嫉之者衆要皆爲區次顏報仇者耳何嘗眞有爲地方用人之公心乎我輩擔當地方重責取其濟吾之事而已實見得是何恤羣言今兩廣軍門所用把總黃新者本閩海萬人之首賊也賊尚可用況李材不爲賊乎近善後議中已請將王鑾爲眞把總李材候撫處有成效亦一體敘錄公之此議何先得我心也黃金付楊艮亮二酋旣在責之討擒尤當即稍有賞犒之費亦

不可否移設縣治久候勘議未至不得已如公初
議但未云俟勘審地利民情停妥卽行興工建築
今當從長審處要於其當而已洛容已議未能遷
移止將原城修葺矣陶姓一十六家原倚上宋者
近聞已驅回不知縣哨官會巳招回安插否城垣
未固居民未復縣官卽在府城暫住似爲安妥帶
印往來亦危道也柳城今被訐之事且寀弗行先
訪其虛實何如懐遠之功因柳人多爲難成之言
及聞板江兵進賊望風奔潰之報乃犁然以爲遯

入湖貴之境又未幾而洛容之事先傳至京故雖

報克捷而

廟堂尚未深信也粵人喜亂流妄之言尚不止此可

恨可恨桂灘哨江兵船幸速請之督府仍一面查

附近驛分空閒船馬水手以充此費一面設立兵

船以通往來萬勿聽有司支吾留之以資破冒也

至囑

與王糸戎

來揭二帖詞雖不同而意未嘗不相貫所以為地

方慮者無弗周所以爲鄙人謀者無弗至矣鄙人
非自無一些〻主張而徒謂是紛紛議論也人情所
見不一內而部科外而督按司道非有畫一之說
則他日終不免參差當事者之苦心其誰知之胡
守道已往府江與鄭憲副面議不出此數日必有
定論大約即不如來揭止於數處然比之劉道初
議必削去十之四五矣減一處卽省一事萬全之
圖不得不如此也右江事體大約亦只可摘勦必
不能黎庭掃穴之舉凡事不由該道主張將來終

屬未妥幸一面與二道作速商議停妥倘兵有先出者聽便宜處之要之必不可出十日半月之外也務收必勝之功務爲善後之地萬勿輕率以貽後憂二道一面議詳備述不可不處之狀使督按諸公知地方苦情士民切望之意不然我豈爲地方一念不惟無以自於

廟堂一時共事者且將甲可乙否他日稍不如意不歸咎於此則移怒於彼矣奈何奈何便宜之文俟道議至即發想必不悞也鄙人母老子穉殺戮之

事豈所樂聞特以前後在粵西十有一載目覩右

江殘破愁慘之狀久矣今身封疆之寄不忍坐視

而不爲之一處焉耳然以事勢人情論之決宜擒

剿而不在窮誅也右江報出兵者田州奉議上林

及地州右江報出者龍英且甚銳惟隨時便宜用

之但決不宜持久以悞府江之行也如欲留一二

小州分以防其後則可矣該道文移中亦當備及

之昨有牌催往三州督兵若三州兵可必其不敢

後期只差官嚴促免親行一番以便於外而舉事

亦可也凡事與二道該府酌議必恊而後行必萬分秘密而後可也一些﹅假手吏書則機洩而徒勞矣

與胡大条　鄭憲副

天下勢而已矣其勢在敵用撫以施羈縻之策是我愚敵也其勢在我用撫以為緩功之計是敵愚我也寓分北之意於羈縻之中是我非愚敵而亦不為敵所愚也審乎此而後可以言今日之事矣僕之所云劑量伸縮者正欲於原議用内如某峒

中有某村原非爲惡某里中有某村原非爲惡分別之招来之以全吾至誠惻怛之意焉耳若原係爲惡而今曰撫之責以從善彼將曰吾從令聽撫矣受約束納糧差矣吾以誠感而彼未必以誠應此則可施於無事之時非所用於臨事之日也兵一散無復調之理三院無復具題之理取舍之間所係於事體甚重如何以塞明詔如何以靖地方如何以懲前而善後惟二公重加之意焉

與鄭憲副

承教善後八條無非久安長治之策惟首欵所當
酌處蓋府江夷情
廟堂視之輕於古田一也司帑軍餉大征之外所積
無多二也以募兵三千計之月費工食二千則歲
費二萬四千必不可繼三也竊意班師之後隨卽
設法撫處暫留土兵一枝以示彈壓或查各營堡
之兵歸併防守或查纖絕之田招兵屯守而土兵
不出三五月卽可放回此則事體便而易從者久
募厚費恐非計之得也惟留意酌示何如昭平復

縣中峒立長官司上峒復峯門巡司即以土人充
之俱當下峒切近中峒不必移置巡司仙廻亦近
昭平蓋恐有多事之嫌故也廣運定灘毋堡三百
名足平險阻條更加招商伐木何如

與沈憲副　李少參　王參戎

右江之事已經會
題奉有欽依非甚不得已而後置之不舉也昨所云
後着與量處者蓋使各兵報出不甚先後則不得
不先府江而以此為歸途之着也使各兵報出先

後相懸則不得徑發府江而姑爲此量處之計也此機會所在勢難遥度故聽道条以便宜行之要之量處之事全在神速即鵰即出繼之以撫總不可出旬日之外隨留金策輩及土兵一二千以善其後則可若持久則非計之得者如以先舉爲不便則歸兵時豈誠不可爲哉或先施羈縻之策或爲聲東擊西之策彼賊雖狡不過據險以避我耳其能遠逊數百里之外哉惟二道與該条酌而爲之只在大小遲速之間耳威不伸則恩必不可施

信必不可立郈人亦見之熟矣左江兵道丁憂已行右江兵道帶管矣左江兵須出南寧則刷船給糧諸事皆便由貴縣則恐悞事也若謂約期之難賓州南寧相去二日之程疾騎止可一日何難探訪之有哉想左江兵必先出郎在南寧稍待數日愈於貴縣下船矣右江兵如泗城南丹東蘭等州速行嚴促毋緩毋緩

柬董幼海同年

小啓久發去役臨行復奉教翰兼之佳刻種種浣

頌至再𥈞然蒙朦慼慼弟本以書生未閑軍旅大
計濫役茲土寔重委負之慙顧又不能坐視民難
目擊諸孽妄意復謀一創誠不自知其不能副也
恐不亮者有喜事之疑諸惟台慈覆護敢忘大惠
昔人云每一發白鬚髮爲白弟不覺二毛已侵矣
老母年七十有八離家已十四載栖栖瘴土日切
鄉井之思奈何擬待來春決意乞歸爲菽水地又
恐封疆之寄未易得請倘兄丈念及其爲弟一圖
之尤䫉悃陳我渡年兄才猷風節兄丈所稔知者廼

爲物論所侵竟坐以去此其故莫可究詰矣兄丈
爲鄉大夫之望所以爲公道昭雪而護持之者當
無不留意何俟於弟之喋喋

東郲對山董幼海二同年

遯迹教範無任傾聽恭聞牀狀以舊吏郭煥齋上
計徹台鑒緬惟兄翁正學正氣山斗具瞻鈞軸之
司善類所儀想久矣如弟之私懷跂戀尤何容言
粵西地方仰藉天威之後境土稍戢然酋固怙終
如府江諸寇終非要約所能柔服蓋威必常伸而

後信可常立即禮義之族且然況豺狼異類乎偷
幸自逸以重民艱非弟之所為心者惟是淺劣闇
于庄攘之宜徒自兢惕已爾兄翁幸督誨之
東張岷崍同年
别後五載于兹矣兄丈聲華日盛洊歷中州弟也
株守瘴鄉風塵萬里不惟離索之感即尺素無緣
一通戀戀之私形諸夢寐非謾也兄丈峻望宏猷
中外傾屬久矣
聖明簡注開府東南威鳳祥麟

清明共瑞弟之私切彈冠不假言矣惟是菲庸濫竽遐徼雖當天威之後耤云小康而叵測夷情未能一日忘備至府江諸孽稔惡多年尤非要約所能柔服冬間擬有是役兼以少伸國威紓民患焉耳不卜可遂底績否荘懷訏籌兄丈所以垂軫西氓者素矣幸終教焉張大參至遠厪翰示曠若蒙朦即日有浙役之便卒卒裁候不盡淵悰

副東峿嵺

戊榜同胞如晨星落落見在仕籍者僅僅三十人

如我渡年兄風節才品善類推重平生志行無一
不可與天知對人言者迺爲物論所侵竟坐以去
如公道何兄丈相知有素況有先後交承之義心
事尤所易明諒所以昭雪而護持者無不留念無
俟弟之喋喋也恃在至愛傾吐胸臆張大參如良
金溫玉一見可掬翁丈信知人哉敢不聞教

柬殷石汀

遠辱椷儀拜嘉感激顧秋光雖瑩時事多艱無一
可賞心之景也奈何奈何京察已竣揆席多虛翁

榮晉決在旦夕甚謭劣無所比逾分已極即日循例投劾倘緣此得遂所私茅屋石田隨分自足啜粟飲水爲懽何如嶺表栖栖寧復有伸眉日耶官旋勒此申謝

又柬石汀

適奉敎兩江兵兌換使在一二月之前爲最順而便但此時兵已將集而報至南寧賓州者已三四矣若復更端恐益遲悞奈何昨去京家回接

廟廊諸老書所以督責府江之舉甚爲勤切茲復加

以懷遠則勢又不容以少緩者東西事皆翁所重惓惓計未聞懷遠之報故有此議耳即生數日前且有併了府江順流東下之告及懷遠報至則又當另換一局段而前言爲無用矣兵家之事呼吸異狀如此信矣當事之難哉有方嚴命惴慄不自安然計翁此時之心或亦不出愚慮也

又柬石汀

陽舜弁會差吏回連奉手教并示賀慰諸稿感刻感刻聞東省事頗寧妥尤用欣慰朱良寶機謀在

林許二酋之上如果真心就撫將來必能為公家効力術家所謂制煞不如化煞爲此之謂也一彩停妥則上此而林魏下此而藍謝諸黨未有不聞風歸嚮者循非地方之大幸乎各土州官兵前已陸續報出惟泗城未報近奉東調之文又多遲疑申棳未免將已集之兵分而爲二恐彼此兵力俱涉單薄奈何竊意東西事體翁視之如一即生視之亦不敢有二議者謂不如併力西舉之後摘其精銳順流而下爲嶺西之行量留三州於西相機

別處何如若謂強弩之末則昔歲二源之後繼以
王西橋之役未嘗不獲全功此張方伯俞總戎所
嘗試者倘此謀可採乞翁亟遣旗牌盡督諸兵西
向兒岐而二則各土官志向旣專機宜亦便東西
之事可兼濟矣惟裁之蠱毒事四月間卽有傳者
初不爲信得教始知果有之殊可駭心翁存心積
行無往非澤物利人天祐人信何足爲慮顧會省
應酬勞擾終不如稍静爲佚惟翁早移蒼梧以慰
傾仰夏運鹽價已定八錢但連州星子之鹽盛行

則衡永之發必滯即初運之價尚少數多日費難含

管未得就緒令次頓積鹽廠以待商販不復爲前

之賒發經紀羅永勛夾帶數多以致旗軍水手傚

尤多帶究問易以指揮但世龍矣

柬大司徒

小疏所請分隸田糧諸事蓋都狼嶺以西爲始龍

牛河里旺至安息江一帶地方皆臨桂所轄距永

寧州僅隔數里向爲諸獞占擄在臨桂視若贅罷

爲必不可freq之地在永寧視若門戸爲必不可少

之區劃以隸之使諸獞有所鈐束漸以馴服非徒以道里之便也其歸併圖里則事例所通行耳統祈允行

柬陳我渡

李西垣督帥至自閩中得奉橫路手教知兄丈起居甚適而浮雲富貴之意尤令人嘆嘖欣慕可易能耶顧

新皇御極宮府肅清世道一新之會也以兄丈經綸匡濟之才廼遁養晦韜光獨善自樂謂憂天下之心

者所安乎兄丈心事昭然青天白日人無不知者

頃者不揣書達幼海爐山諸丈私竊惓惓亦此心

不容泯耳何足爲兄丈重弟以謭才叨此重寄當

干戈甫息之後反側未定之秋夙夜兢兢勉殫心

力古田入寨方幸帖寧適復有懷遠之變其事始

於縣官所激然喜人怒獸夷情大抵然也奈何不

日投劾乞歸倘緣此黜放釣遊蘭水之濵分願不

啻足矣敢復有他覬耶真切真切

東殷石汀

永寧城垣昨萬方伯圖說甚詳但與該道意見稍異適又得胡大參一往則南北二面俱仍其舊只縮東十丈展西三十丈且極稱形勝之佳一轉移間山川之勢兩得其利數百年湮鬱之氣有待於翁再造豈偶然耶胡又云十里可保無患惟三鎮不免於擾然詢之彼中非三鎮決不可也可謂百久論定矣懷遠蹤未審何時發行此時一意撫諭而潛爲分善惡探險夷之計惟翁併行嚴督尤歟

與沈憲副　李少參　王參戎

報文已有據矣所議處地方事頗爲詳悉但湖廣
之兵向者大征古田已不議調今日可易言哉廣
東方有事於嶺東潮兵亦不可必得且綏寧五開
界上諸猺不甚爲患似宜止行靖州叅將堵截而
不宜進兵也義寧一路從來不通孤軍深入尤非
穩計亦止宜把截爲當愚意藭波猺兵三千不可
不調又蒼梧道操練鳥銃手頗多連省城鳥銃手
共得四五百名足矣李總戎部兵亦有二百名可
用不必遠求之他省似爲便也然猶有一說各猺

殺官傷兵自干天討非不欲草薙禽獮以雪神人之憤但旣曰旋師視衂至鋒鋭終爲有間但得處其尤甚如果黃大地郡鄧太平河里大灘南寨良口湧尾等二十餘村亦已足矣其餘仍舊撫處留土兵數百輪流防守築完土城徐爲居守之計可也鄙人非誠苟且了事也

新皇御極

廟堂之意惟欲諸邊省事毋貽宵旰之憂且秋來星象占爲兵起之兆中外人心惶惶想諸君所共見

聞也此意不可不體尤不可不防千萬秘之哨道除靖州綏寧及義寧改作把截外其餘大小哨俱悉從之此謂以全師而行摘剿非輕師鵰剿之說也板江陂頭諸猺決宜設法撫處若撫之不固則入門之路更為費力且恐兵退而融縣當其難矣惟再加酌詳萬萬

東呂豫所

懷遠之變倏忽聚散聲息往返動踰二旬誠非智力所能及者大都夷情叵測喜入怒獸不可以盟

羈縻類如此古田八寨惟有可疑之形故防之切而處之益詳懷遠惟無可見之隙故信之深而卒至於不逞向非石汀公過聽愚計古田必設三鎮八寨必立長官司能保其有今日乎春間李明谷道長誤惑一二迂談有三鎮當易之議弟與石汀公堅執不移而遂移怒於衆將王世科及富祿之功知三鎮之必不可少語者益塞同事一方達大計者甚難其人又每從而掣頓之阻壞之當事者之苦心蓋萬狀矣弟材薄命蹇自鬧懷遠變後寢食

多廢形神俱疲不知可復伸眉於後以仰副雅意
否須見詔條惓惓於丈量田土之諭但貴省清逋
專爲虧額太多賦役偏累者而舉如臨桂灌陽馬
平宣化等縣則用委官其諸不甚失額及稍有埋
没影射者惟責本州縣掌印官設法清理已非一
槩丈量也倘部科不致苛責庶得始終其事瘠土
貧氓未必無少裨萬一矣府江之役計在陽月初
旬若收拾得早當盡摘精鋭以向融懷必不敢徒
事姑息致釀後患也

柬般石汀

懷遠之役不得不後於府江者以賊自倡變之後防我甚堅而我於善惡之分險夷之利茫然未有所據況此獞素勁非益以獞兵㴺兵不足以當其鋒非鳥銃鐃鈎長斧不足以挫其銳一無所備而土兵已隽遽驅之與角恐非計也該道初有先其所急之說及後稟白屢以後着爲便故定計先事府江期以一月了其大槩留左江諸兵收拾殘徒摘其精銳并召荔波思恩獞兵五千永定忻城狼

兵一千取其生力出其不意以與從事庶幾兩無所妨諜之總戎意亦相合惟翁裁之何如生淺昧不達機宜事在緊要而翁遠在羊城不及一一會議知翁不爲罪也要之爲之在我當如是其成敗利鈍固有難以逆覩者矣淛兵萬希賜教尤懷

與李少參

來教以摘剿爲主而以隨機應敵爲宜彼靜我守彼動我戰誠爲確論葢事出不得已而後爲之非先有必爲之意也築城之說想亦勢之所難聊試

行之惟固守融縣地方以防逸出爲計之得悉惟
公與斟酌圖之非有意必也金策自前決宜留在
融縣昨告隨征府江已却之泗城昨已遣旗牌押
頭目田州添兵矣東蘭老土官及忻城永定俟會
詳文書至應用若干即遣人調之鈎斧已行桂林
府打造各三百把今又令添造矣莫止事情議亦
甚當可解永寧道聽其區處但此時當以安靜爲
是并以此意一達之凡事議處一定二道無勞入
省可也

東蔡敬齋同年

秋間差役回草率報書不盡耿曲計已徹鑒久矣

嗣問無由傾瞻時切

聖神初御世道方新兄丈德望並隆台衡徵命在旦夕矣弟叢劣處茲多艱之地惴惴不遑古田八寨華爾帖寧方將從事府江迺不意有懷遠之變其事固始於縣官刑罰失當所激喜人怒獸夷情大抵然也傒府江役竣不得已復爲西向之師但得殄鋤倡亂以伸王法足矣兄丈何以督教之懇仰

懸仰

柬賀蓮湖

蜀中夙誼每切遐私都下重逢幸伸闊抱别來忽復五稔悵戀何如適令壻中翰使粤得聞動定爲詳恍然故人相對慰甚慰甚

聖明礽御舉措方新禁中頗收之思久矣以公儒畧弘猷登臺之命旦夕且至能久淹於明盛之世耶不才踈迂如昨忝竊逾涯重之蛇豕之封頃刻異態惟惴惴焉弗稱是懼老親在任家念日殷擬俟

府江竣役即乞歸爲菽水地矣非欺非欺

東般石汀

府江各哨已照刻期進兵矣仰仗威稜三峒開刀報功二百級龍窩哨三十七功東西兩岸尚未有聞東岸或以路遠逆流之故而西岸各徭閩連合仙廻據險以待我兵即三峒諸賊其勢亦必合夥恐須兩軍夾擊方可成功也諸州兵惟泗城後期不至田州官被二惡目王寶黃傑所制也已遣人押田二目嚴令續出以備後舉矣軍中事務可少

盡愚衷者必不敢自外明教效世俗避忌之心至
猜示要機督勵將士非徼惠臺端其何有濟仰惟
慈鑒不任惓切

與李西垣總戎

承教士兵擾掠村犢委棄幼口公之存心蓋甚厚
矣感感即已通行嚴禁望公更加督責各哨奉行
尤懔尤懔尤懔錢鳳翔誤由陶嶺師進無功今日方報
三四十級而輙以各賊久遁爲辭不知賊雖遁匿
不過在高山深菁間耳統率無人搜捕不力而委

之日無賊他日兵退之後滋蔓貽害是誰之咎歟

惟公以此意切責之俾其痛自策奮以贖前愆可

也王朝器誠僞固未可測目前我兵分劄責令殺

賊自效最爲得策及其不肯殺賊又或容賊而又

不與我兵進入則彼之情益見而我之處有辭矣

何如事雖屬東岸監統而地方固府江兵備及守

巡道之責也公與二三君相機酌處惟求計出萬

全可耳

東殷石汀

昨承差自京回云懷遠疏十月初二日到京揭帖

已先投呂豫所公書示

廟堂頗見亮必不苛責且云選鋒順剿諸老深以為然想數日後必有部覆之文矣承諭此舉不宜卒易仰見慎重至意感服感服但各州土兵徵調甚難明秋無復調之理故不得已議挑精銳益以添調之兵及時為之惟有大別善惡止於倡亂諸村而不槩事芟夷則事體稍易矣府江開刀半月俘馘未滿千功山高箐密各哨苦於搜捕之難卽

假之旬月功級恐不逮古田之半也敢冀威嚴一行督促俾得早收拾引以西向則尤地方之大幸矣安南封貢大疏已領教不審臺下何時發行併請

柬揚州火上舍鐸釗銑

廣陵一時當道並無相知俟便當以爲托保家之道大都不出尊翁遺訓不惟喪葬之禮當從儉素凡衣服飲食婚嫁燕享及問遺親戚畜養奴僕之類皆當撙節養無用之人作無益之事不惟耗費

且易以召災也切囑

東本兵

聘蹇劣菲才濫役嶺表地方多故臣攘無能失職之罰分甘首及仰荷指授敢不鞭策府江之役祇承廟算已於十月望日進兵諸巢盡下俘馘二千有奇第層巒叢菁盤據伏匿尚繁有徒假之旬月蕩平之功可奏矣懷遠諸獞自變亂後即行設法撫諭以免奔突俟府江稍有次第盡挑精銳益以新調泗城等兵摘其倡惡諸巢分道搗之竊計天

威遠播自足以寒狐兔之心而雪神人之憤也恐

塵軫念肅此馳聞

東呂豫所

差役回伏奉台翰教念諄勤感刻何任府江進兵

仰仗寵靈事體大定倘臈月初旬可以竣役挑其

精銳益以新調之兵以向懷遠似於機宜甚便司

帑餉銀目前尚有餘積然軍中百凡需費亦不敢

不極意樽節府江往時歲費蒼梧軍餉四萬有餘

而寇患日熾一日此剿之後初年屯兵善後即以

原餉充用一年之後餉可漸減必不待取足於司帑矣惟懷遠事後當留土兵千名戍守其地歲當費餉數千擬待春間會留見在事例贓罰等銀計足以充之也永寧龔兵憲到任未久復以憂歸如地方何代之甚難其人龔君舉桂林彭守文質以自代藩臬二長亦力薦之聘辭至再不敢以疏請蓋以其歷俸未滿二年又里閈之嫌亦所當避諸君又謂似此荒涼之地必得俸淺而素甘淡薄者當之方可責以久任之效且取其近而即可任事

也惟裁奪

副東殷石汀

府江之舉仰仗威靈諸路併력已幾二千而近日三峒哨笋山之勦尤異盖正德大征數月所不能克之巢也但層巒叢箐伏匿尚多而撫村窩賊尤衆假之旬月窮搜極捕蕩平之功可收矣添調那地永定忻城諸兵亦將集慶遠聘愚擬於臘中盡了府江之事引以西向庻兵不太疲功或可就也昨承差自京回得本兵手書云及懷遠事促令便

宜亟處無非以問罪之師爲諸夷觀望所係正與

翁批行藩司之意甚相同也近審之懷遠逃民云

倡亂者原止四十餘村惟分別而摘處之斯爲計

之得矣頗此請裁併祈督勵將吏亟竣是役以無

悮後舉是所至懇　兩宮徽號差官進賀當在何

時併請

柬萬合溪

二載追從重承道誼至愛仰戴之私未嘗一日忘

也別後離索之感此衷彌切緬惟軒蓋此際已發

豫章矣濱海蒸黎何幸沾濡道化快覩天日耶賀甚賀甚府江之役祇承成算十月望日進兵諸路俘馘以二千計假之旬月蕩平之功可收两粤咽喉重地自是免梗塞之患矣擬在臈中引兵西向爲問罪之師擾擾勞勞日鶩干戈之事殊背夙心奈何奈何

柬呂豫所

平樂一府所屬州縣被猺獞蠢食之害極矣而永安脩荔三州縣爲尤甚永安原額五里今止存一

里修仁七里止存半里荔浦十七里止存二里半考之郡志修荔二縣自正統至弘治間科第時出今獞賊彌蔓僅有附邑居民寥寥數戶盖幾於無地無民矣究其所由以府江爲两廣咽喉猺獞充斥每歲募兵數千費餉數萬尚不足以肅清江道通便官民往來官司所注意者惟在府江而修荔諸獞任其縱横有所不暇顧矣殊不知府江两岸深山峻嶺猺賊無多皆荔浦之三峒永安之高天諸巢糾合爲患故也在往年姑不暇論即自隆慶

三四年間言之三峒諸賊攻破莫大嘉等一十四堡殺傷兵民數多攻圍荔浦縣十餘日賴省城發防守土兵卒至應援其圍始解高天諸賊攻圍永安州多日亦賴府江道發兵冲散後知州楊惟執經過地名山灣連印被執入巢厚贖而出在府江彪灘則虜指揮胡潮千户李可久被殺千户周濂及一行商民三十餘人龍頭磯殺死土舍岑文弁兵夫多人此皆某爲布政時所親聽睹者其枙脆痛心非一日矣今幸仰仗

天威兩岸三峒及仙廻廻高天諸巢俱已蕩平遠近稱
快誠治平之一機會也行將復廣運足灘二堡復
廣運一驛及開通水陸道路則大江一帶可保無
梗阻之患矣但三峒仙廻廻地皆膏腴若不屯戍置
守小民仍復招獞耕種漸次侵陵日復一日縱横
如故而府江之患未有已也議者欲稍做思恩古
田故事將三峒內見被賊占南源峰門二巡檢司
改爲土巡司招募土兵且耕且守擇頭目中有力
量者充爲司官統之又於仙廻廻立一土巡司以招

平土舍岑仁兵耕守其地即以岑仁為司官統之又於荔浦添設一將以控制諸巡司則不惟府江可安凡修荔永安諸猺獞皆有所彈壓懾服而不敢復肆為地方害矣至設將供兵之費則取諸府江歲用之餉不必他益惟礽年稍有所需耳蓋除惡務拔其本控制貴握其要誠所謂一勞永逸暫費永定之計也但

廟堂之上遠於萬里而一方夷情民隱未易遽達恐不免於張大之誚更置之嫌輙敢冐開布大畧惟賜

裁教外懷遠致變緣由廼近日審之三甲殘民逃
出赴省告狀者所開報盖縣官刑罰之過誠有之
而一念爲民之心亦有可亮者附白
柬殷石汀
府江西哨仰仗靈響首功已幾三千而高天險巢
見聞攻破東岸亦方有事於横溪諸巢倘再加旬
日各將嚴督窮搜則穿竄草石之徒殲鋤殆盡不
然亦皆饑死岩菁矣惟東岸逸賊爲多尚費處理
夏僉憲任事之誠可貫金石謂王朝器一夥乃古

田真賊必不可宥潘梟二長皆甚壯其言力贊其决郎鄭憲副亦與之恊計惟胡君尚爾遲疑終涉於姑息也已行該哨聽以便宜處之李總戎及各道皆云此旬內可竣役以生計之極至臈望可移師矣况土兵鄉兵所留不下萬衆使分投部索殘黨當無復遺專望檄諭各哨如期勦遣庶可不悞後舉也自荔浦又需數日則後舉必在正月之中矣此移師所以不容不亟也懷遠今議止用二大哨專勦倡惡諸村其中五哨皆可不用外惟把截

而已二哨將領一王世科其一似當如原題屬之錢鳳翔也府江三監督仍留終事以王承恩完東岸以董龍完西岸及三峒必俟搜扒盡絕方令開刀何如

與鄭憲副

西岸獲功蒲千已去賊十之四五公之調度蓋其勤矣高天諸賊可嚴行永安州責鄉兵大索之且嚴窩賊之禁或可不多漏刃惟仙廻及西岸諸山不可不窮搜之茲留遷隆上映二枝儘足以辦此

矣三峒與西岸相連倘三崗已無事則并忠州上
林而用之中石公爲地方心甚切必不少分彼此
也懷遠諸猺素稱勁悍大非府江之比所恃以先
鋒者泗城南丹歸順東蘭那地四五州而已故勢
雖掎留而亦難以久待也東岸有田州全兵何賊
不破今以王都司代理若諸公加意督勵當必有
可觀者矣土兵强弱相去不遠顧將官善用與否
耳水哨恩恩鎮安諸兵何如於南丹那地歸順三
州而水哨之功不下於西岸者可得而求其故矣

聞東岸劉營始終不離羅山西岸劉營始終不離
馬尾其去賊何啻一二百里縱日日發兵搜扒不
過山皮了事而已果糧有限往返徒疲致賊愈遁
愈遠皆由於此重申軍令非不諄諄如諸將聽之
藐藐何可恨可恨幸諭諸將勉圖後功以無負大
舉是所望也

東殷石汀

府江各哨報功已三千三百有奇計此數日當不
下四千矣大寒之候陰雨連旬則方春之時更當

何似且搜朳日久土兵益疲故西向之舉不容不
亟擬於望日移師矣府江議留田州忠州上映遷
隆上林五枝約八千有餘而移以西用者實數不
及三萬續調之兵常遡雲已不出那地僅可千人
永定忻城各不及數百思恩荔波尚未報出泗城
二月則全未可期只可備懷遠善後之用所恃者
永順正副長官報効猺兵二千名及泗城歸順南
丹那地四州兵以當先鋒耳今止議二大哨以進
使兵勢稍厚或可無他虞也府江題疏萬望創稿

下示虛其功次俟封刀之日某當查明馳報即可發行也

與沈憲副　李少參

右江之行原出本意況有二公之教乎但府江事體未盡停妥正在督責處分若遽移柳州道路懸隔殊爲不便俟正月中旬即擬西往目前一應機宜惟二公就近督勵便宜行之總統之權尤當曲假使之得以展布則裨將以下不敢不奉約束矣板江一帶及三甲諸民黃土諸狪設法撫諭兵進

之時嚴禁擾掠以安民猩之心此第一機括也萬

萬加意

東般石汀

府江之役雖高天一戰奪險傾巢而首賊黃功東

隆慶三年春圍永安州者亦已梟首泗城岑紹勳

之功居多也近則東岸蒲山巖之破烈焰蕩焚然

亦慘矣其餘則皆望風奔遁耳翁之所料真如神

哉竦服竦服各哨首功共報四千有奇在一時足

稱蕩定但殘徒尚多兩岸爲甚而東岸尤甚近尚

有竄賊突出大結灘爲患者未可謂之無事也顧將領之輩本多偷安而一二有司爭望風旨輙有獻招撫之計者遂使諸將憂讒畏譏泄泄沓沓有茍且塞責之意竊謂此舉動師動衆上下焦勞不徒以雪圍州攻縣破堡執官之憤實欲以貽地方江道百年治安之圖也若殄鋤不盡將來餘燼復合地方江道能帖然耶縱令勉强支持必仍屯重兵費厚餉與不舉此役直五十步百步之別耳了事欺人如負國何如負門下何如負此心何況所

留田州忠州都康上林遷隆上映及招募土兵不下萬人儘足以了搜捕之事已屢行切責敢借威嚴督勵則將吏奉令當更增百倍矣西向之師自東岸六七日方至荔浦兵衆路長刻期難定已空其日時行該道會總戎塡發矣惟實兵僅逾二萬添調亦止千餘臨事之懼不寧寢食奈何奈何彼中機宜難以遥制一切付之總戎及道府以便宜行之其大都則惟以討罪爲主外而板江諸猺內而三甲諸民遠而黄土諸狪悉令多方撫諭以安

其心以携其黨此定畫也吾輩所可盡心者惟此

而已至臨機决勝則督帥偏裨之責誠有難以遥

覩而預圖者也

與夏見吾

王都司雖已進山但東岸事體尚恐生踈所以發

縱調度者惟公是賴若昭平去營太遠平樂去營

爲近公即移至平樂亦無不可者惟將官必須步

步立營若劄營離賊太遠雖日日發兵搜捕畢竟

無功軍令已申明至再而錢參中軍營始終不動

去蒲山日餘之程此可謂之身先士卒乎可嘆可

嘆僕及諸司晝夜以東岸爲憂來教似有妙著而

不明言其故何也蒲山之破獲功幾何至今未有

一報豈錢衆徒托之空言耶如各賊果逼三又白

冒此舉似不可緩矣兵至數千不爲不衆須責令

各分地界極力窮搜一日有一日之功迺可耳

與金中石憲副

來教知督發官兵出境一無所擾非仗威嚴何以

得此向聞永安有司不能先期清野至使南冊那

地諸兵經過搔掠而反歸罪於三峒將官不亦左乎自荔浦通路仙廻從來查訪皆謂仍須自永安而達若欲開闢於層崕峻嶺之中成之既難行亦不易恐歸於蓁莽而已況狼兵長於搜扒用以伐山通道大背所習即一時誘以賞犒拘以形法不數日皆疲且遁矣狼子之性僕所素知惟熟計之毋使有用之兵力徒疲於跋涉而未盡之殘黨反得漏刃於村巢也必欲爲之俟搜扒既盡以責之耕守之兵則可耳知公晝夜憂勤所爲地方計者

無不殫竭心力何待僕之喋喋顧此役緩急之宜似當細加籌度何如

與沈憲副　李少叅　王叅戎

西向之兵僕亦深切寡弱之慮顧府江殘黨尚多兩岸尤甚近有突出江上爲患者諸道懇留歸順思恩等兵故不得已以都康益之要之所留者皆稍次之兵也大都兵貴精不貴多今只分二哨每哨幾於萬人其勢不爲不厚矣選鋒銳進兵法所貴若多用弱兵叅襍其間遇賊先奔反爲勁兵之

累何益於事哉郎各報効募兵稱爲精銳者似亦
只宜把截防護等用耳兵進時部伍務相聯屬以
防意外之虞陸兵宜多水兵宜少此定畫也總戎
之意欲令諸兵稍稍休息第恐聲息張揚則賊之
防益固耳酌之酌之王參將云行師之利重在協
和本參茘浦先行各州兵之行止不一關白總統
亦不一聞於錢參得無徑情直遂者乎今後軍中
諸事務相期會以收功萬全毋得如前舛迕可也

柬李總戎　沈憲副　李少參　王參戎

適巡道來報石棋之功真足大挫諸賊之鋒而壯我兵之氣痛快痛快審之差役云初四日各賊復糾大衆出至長安爲水陸迎敵之計我兵初五方發想初六七日必與賊遇使勝算在我不得深入即可大得志於此從矣但黨與既多情狀莫測惟諸公倍加嚴慎激勵官兵務使收功萬全以痛雪神人之憤賊若失勢自長安遁散不回原巢則各路把截之防融縣城守之備不可不更加嚴謹統惟留意仍時時馳報尤望

東殷石汀

府江捷報屢請大疏未蒙裁示近奉教令從桂林先發仰見我翁勞謙盛德生之情何能自安哉茲不獲已創稿奉上其功級總數俟望日以後即當馳報也懷遠諸猺聞大兵到融正月初二日糾衆二千餘徒駕船三百隻出至融縣長安鎮為拒敵計被把截鄉兵伏於灘上乘其登岸擊之生擒五人斬級一十九顆奪其賊船三十餘隻隨即退去雖未交鋒亦足以少挫其鋭矣初四日復出我兵

以初五日發融縣計初七八日當遇賊於長安册
陽之間也長安抵巢尚七八日之程遠出迎敵賊
之爲計亦狡矣且生擒者談道面簪皆被江蕉花
田寨之猺供係糾同果黃大地諸賊則固見領旗
榜之人也犬羊之性詎可測乎黨與既衆事體愈
難奈何奈何總戎來書云當自外而內一步進一
步鄙意賊來拒兵者必剿不宥其原未同惡者仍
須分別撫戢庶幾稍易爲功也已以是切告之顧
事機呼吸勢難遙度不得不聽以便宜行之耳附

此復

與鄭憲副

來教善後事體至精至當敬服敬服已批布政司會議通詳矣但兵費甚廣將謂仰給司帑則藩司力言其難而別府尤不足望大都以平樂府縣爲主也向仁山諸公屢有呈詳云府江每歲費餉四萬餘兩計出於梧鎮者二萬四千有奇其餘則皆曰鹽利橋稅贓罰等銀也石汀翁查訪有數一簿携在彼中僕向未得見想不能逃平樂守令公幸

備細一查見敎其不足之數方可別議也兵費亦須細加查酌從來耕守兵食多者口糧魚鹽小菜共一錢七分次者口糧魚鹽共一錢二分蓋以九分爲口糧三斗三分爲魚鹽五分爲小菜也此粵中通行事例即古田三鎭亦然所加者牛種安居之費耳僕意如三峒田地平饒離縣且近得口糧魚鹽矣其他地勢險遠者則量加之以是爲差稍寓節縮之意何如我輩責任在身與傍人自別不得不長慮而熟計之蓋當有事之時人人皆曰不

宜吝惜及他日事體稍定地方稍寧而好爲議論者又是一端說話殷鑒豈不遠哉亮之亮之東岸監統已行文切責摟扒矢江道乃本等題目目前以廓清江道爲主此確論也其他非爲患府江者當悉置之昨王都司來揭亦云十一日起督兵內外窮摟不知果然否五指之說以守道極言東岸逸賊多在其內故昨云云亦以完東岸之事耳可否惟諸公酌之撤兵之後責王都司暫劄昭平專理府江善後已以此意行之彼若不實心幹理

諉之誰乎昨因諸公見教題報擬在念六日極至念七八日小疏並揭帖已具只虛功次總數耳念四五時得一總報之文足矣若功冊必須封刀之後方可造報不然不惟懈將士之心而續獲之功又不便於開報矣

與李總戎　沈憲副　李少叅　主錢二叅戎

來教諸將逗遛之狀誠可痛恨隨又得二道來揭諸兵已退出長安尤可恨尤可恨

王命有嚴各土官乃敢退縮若此是不知有

朝廷也雖稱有府江之役不過二月之勞耳向在廣
東大征二源歷三四箇月而順剿玉西橋又二三
箇月獨非此狼兵乎二源之賊視府江之賊何如
足稱爲疲乎明係各土官驕横無忌各將官怯懦
無爲所致堂堂大兵曾長安鄉兵之不若也不亦
耻乎况帝起雲勁兵三千方出浰兵鳥銃手二百
餘名方到此時不舉而曰待八月復出是何言也
又况長安鄉民方有殺賊之仇官兵一退長安之
民何以自存爲王祭者獨不慮及此乎以數萬大

兵而不敢一探賊穴留東蘭數百足以守長安乎
示敵以弱莫此為甚爲各土官者可不思所以自
贖耶茲惟破格鼓舞以作其銳氣振其惰心務收
一鼓破賊之功庶幾各土官得保有爵土各將官
得保有聲名不然三尺之法誰得而曲宥之耶賞
格自五十二百而上至一千悉聽懸示決不吝惜
已與按院議行矣幸速諭各土官知之至囑至囑
目前各兵再犒賞糧米先期給之不必待歷過
後支亦不必待盡月而後給也諸凡俱以便宜徑

行之

與李總戎　沈憲副　李少叅

初聞退兵之報謂彼中雨雪大作士馬不堪之甚

稍退一舍休養銳氣待晴而發其情猶有可原不

謂其潰散乃爾王世科執拗抗違錢鳳翔金策輩

之隨從附和罪不容逭然如地方何按院及諸司

計議事決無中止之理必須堅留各土官并內甲

精兵動以大義優以犒餉以安其心責令差人星

馳回州速促勁兵刻期而出爲復進之計勉圖後

効以贖前愆目前姑免參究不然則地方之所係大矣豈獨王世科之責哉泗城龍英鎮安等處遠者難以復望只挽回其見在者亦可如三州求順等司及荔波猺兵并催泗城二目原調之數則一月之內或可得也一面設法以羈之多方以誤之出其不意而取之倘罪人可得王法可伸足矣不在多戮爲功也天下事不如意者常多看結局何如大丈夫臨利害遇事變同心協計共成事功區區血氣之私彼此得失之矣茲專委許都司一行

蓋為留土官責後效之意若徒為守計非鄙人之所願聞也彼中事體時一報知尤望

與李總戎

許都司行後適金策差人來詢之則各土官兵皆未散回所散者一二病弱之輩也况帝起雲既至必能復振兵心乘此之時破格鼓舞聽其休息旬餘以圖後進未必非計想亦公之心也參將輩不足責矣乃各道亦絕無此意惟為守長安之圖甚至欲追回犒賞等項誠僕之所長太息者也按院

與僕及諸司日望諸公此舉即使兵散過半仍須堅留土官責其附近者換易精兵刻期而出以圖後功不過多延月日多費糧餉而於事體尚爲可觀不至取侮夷人貽笑他日也二道處煩一達意并切諭諸參將

柬王恕所

僕以菲庸濫握兵符重寄干戈未息寢處不遑歲事雖更形神之勞擾日益甚矣迺屢遠翰枉問故人言念高情可勝感戢府江之役仰仗麻庇偉爾

告成擒馘幾五千徒而老稺俘獲殆以萬計兩粤

咽喉得免梗塞之患永安脩荔諸州邑自是可出

水火之中從而屯兵耕守開通水陸道路誠永世

之利也惟懷遠聲罪之師方在督進但雨雪連旬

士馬有凍死者今尚休屯融縣之長安鎮不卜其

底績何如耳

與王臬戎

地方之事本院所賴於本臬者獨切不意其相負

如此若曰賊勁則長安鄉兵可卻而退曾狼兵不

如之乎若曰兵疲則一調二征此中常事二源之後又剿王西橋數月獨非東蘭等兵乎雖稱天時不順卽稍待晴和猶可前進借使兵不肯前何不請總戎親至營中督率而本叅遽取結狀掣營而退耶連日非不爲本叅解釋至取結一事雖百口亦不能爭矣況既退之後猶可鼓舞收拾而本叅絶無復進之意又將諉乎累戰之勞棄於一旦可奈何哉今當作何區處惟勉圖之

柬柯希齋

吾莆文獻缺而不續久矣惟翁銳情文教纂輯於煨燼殘落之餘彰往訓來豈其他編摩之功所可倫擬彭在郴謀之生將梓于桂林會鄭士元之任云翁于中尚欲有所竄易又詢知吾鄉梓人更工而板楮尤易致在郴偕生各捐俸金十兩奉煩從者督而成之既免携帶之艱且取校讐之便也但續集有刻而前集無存恐久而失傳亦非翁所以闡揚之意望翁一加作倡並付之梓容生與鄭士元再圖捐助何如統祈裁示至懔內林次峰傳語

及霍兀厓魏立峯傳語及李古沖如寵臣如嘉圓惡方語頗翁稍加酌定蓋二公皆負名當代恐不亮者更嫉背人也生不揣淺陋尚擬一序續集奉揚德美以佺傯未及耳統容另致不盡

與王參戎

本參既在戴罪殺賊而曰不思討賊以圖自贖是誠無人心者也豈不相亮但未移兵之先板江以下諸猺曾否諭信從何不審處下落待其越出長安而後知其合黨此一失也方進兵之時既欲併

從東路何不與總戎該道在長安計議停當而後發兵待已發而後并哨此二失也既知船隻要緊在長安發兵時何不議水陸齊進待已至板江而後催船此三失也各兵自長安四日方行四十里其逗遛退怯之態已可預知何不一白總統請其親督乃遽與土酋歃血以訂進止此四失也夫有進無退兵之律也以進止決之是將官先有猶豫之心安能令土酋往勇直前而不以秋成應之耶此皆本院之所未解也若既退之後難以鼓舞後

進則固已知之矣今幸被院留意地方而藩臬二
長亦皆力言當責後効姑從寛假以雨雪阻兵意

題聞安知

廟堂之上遽肯相信而無他詞說耶縣鎮之守責在
本叅不待言矣後舉之議本叅尤當殫心竭慮以
收桑榆之功斯爲得之兩廣用兵卽張璉吳平劇
寇曾調兵三十萬否此老將之套數也該道該叅
當有歸一之論矣但以本院之見倡惡者近縣數
十村助惡者板江以下若干村其他猺獞獠尚

居十之六七若不細加分別聽融細人之言欲爲一網打盡之策恐諸夷聞之先期相煽而起則融柳之憂永寧義寧之禍皆不可測矣可不慎哉可不慎哉本參責任至重卽如按院近日補參失事則本參罪在首論蓋地方之事責成武官爲切也本參在今日尚可不虛心下氣協計圖成以無棄前勞哉聞金策至今逃遁何愚之甚可令其速出赴院審處猶有自贖之望總戎處本院亦且爲解之不然逃愈久則罪愈深矣細思之金策之最可

恨者不肯實意撫諭板江下猺丑對人曰此猺不
剿不能復縣遂使各猺驚疑合黨致煩大舉此則
其罪之甚而本衆亦察之不早耳今賊中消息何
如就中有何討畫有何間諜可携其黨可縛其首
爲一先着何如均惟留意切囑

與方知州

來揭地方事備見厚念鄙人因懷遠一事憂勞半
載形神交疲擬移戈一舉足了此着從此休兵息
氏實出本心不謂天時人事不偶如此兵至三萬

有餘不爲不衆在府江雖有二月之久無攻堅奪險之勞亦不爲甚疲惟是雨雪所阻兼以原撫下猺與倡惡諸巢合夥則衆寡難易之勢似有不同各哨將士輒生懈怯全軍而退其實未嘗有一矢之交一兵之損乃永寧道因兵散出而誤報之遂使遠近妄傳如此鄙人初亦深信之及總兵回省以四子爲誓又細訪之進哨員役始知人言之不足信粵人好亂喜事大抵然也但此賊勁悍與古田府江諸獞不同大兵不進未必非福李總戎豈

計欲得渊兵二萬狼兵六萬湖兵五千方敢擔當
其事此公在閩中頗以忠勇稱不意亦作虛套乃
爾此間軍餉幾何而欲効渊閩舉動耶今固不能
盡從然敵之防方堅而黨與又衆亦不敢草草以
致再悞也靖州路將來必用一哨但隣界之內又
皆猺獞二種乃素不為惡者兵進又不免驚擾此
其所以難耳草復

郭襄靖公遺集卷之二十三終